劉氏鴻書

第十七卷

世系部八

卷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大史湯賓尹　删正

諸王部八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爲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三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
掠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
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
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
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
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招
致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
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
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
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

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解時太后以

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又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
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
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
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
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
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
勝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
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
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
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

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薨太后聞孝王死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寃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淄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纍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蟁蝱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郤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乃以吏所使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

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女主

漢呂太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是爲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立惠帝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

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己嘗欲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

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産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孝惠後宫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

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
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
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爲王初張敖尚帝
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
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
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
太子立爲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
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
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
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王劉

澤爲瑯琊王澤妻呂須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
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
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
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顓兵秉
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
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
其國兵幷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
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
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祿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即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

從官莫敢鬬逐産殺之章已殺産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其軍復告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産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唐武太后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入以爲才人才人時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泣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

崩高宗即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即引内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不欲爲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即佯驚問左右皆曰后來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

兒作與蕭妃譖媢今又爾邪武氏遂誣后與母厭蠱事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為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因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錮安得尊稱因流涕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乞署此為回心

院帝曰朕即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更酔數日死誅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姊獨罵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乃徙蓬萊宮行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扳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忌憚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蠱祝帝怒召上官儀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

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怫旨不閱歲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來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即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而授乳媼子五

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爲神都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贓貶客揚州失職怏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其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温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

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
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也
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
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
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
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
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
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
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

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爲炎申理太后又遣裴紹業即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群臣廷数之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

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召之遽乎且受遺老臣伉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早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請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呵詰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

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搆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

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往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奔赴競解衣投○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

司平準其値直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兢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頴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

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福在己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謂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椎試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

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撿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陰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

爲昌宗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轡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閒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旦固請遜位于王乃復立廬陵王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

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哭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輙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

罪太后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玄暐性介直執政惡之
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
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暐同平章事后每宴集則二張
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
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
爭爲賦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
史姓名非后復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
問等二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
爲内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甞召公卿宴集酒

酣戲再思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貼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密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

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

狗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耶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暐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即

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時后崩年八十一
吉頊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
死狀聞既三日猶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俊臣
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
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
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
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
死封一篇書誘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
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
之頊善張易之性又彊斂故后以爲腹心頊因勸易之

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衆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耶

班倢伃附

倢伃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時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伃成帝遊於後庭甞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

古者樊姬今有班倢仔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仔
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倢仔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
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仔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
從自微賤　興班倢仔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
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仔倢仔對曰妾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
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仔恐
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仔退處東宮作
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倢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班姬 附

姬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

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
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閒有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
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
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日苟備而患名稱之不
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
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
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
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生
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

之女故曰夫者天也夫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瑒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

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韋庶人 附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及再即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二人

俱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為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為之典籌其無耻如此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遂已召還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為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以帝婿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所為如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柬之等既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威耳今如此復柰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譖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爲何如人也

先是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即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

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内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先是暢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

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即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奈何

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
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參軍燕欽融上書皇后
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
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然宗楚客
即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
大呼稱快中宗以此怏怏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
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
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
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
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

宜華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啓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首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卽皇帝位

楊貴妃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内禁中賜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寳初進册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帝呼爲姨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宫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日幸華清宫五宅車騎皆從家别爲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死獨韓虢與國忠貴最

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爲人知不恥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

夷狄

金

女真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渌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唐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

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眞是也其後烏古迺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吊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

率諸部兵會于來流水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頷見射者一矢而斃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征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馬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没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渡

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黄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曰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今天祚親至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毎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恆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

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遜遂亡金主亦殞宋徽
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斡離
不脇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等由滑州去粘没
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等由鄭州去金主妶
兄孫亶立亶即位委政於粘没喝以完顔亮平章事亮
爲人慓急猜忌殘忍自以巳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
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殺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
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
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即位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
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

辨識誤以為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蒙古主問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

此等庸儒亦爲之邪郎乘馬去六年秋胡沙虎弑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壯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册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

外寡請兵將韓延徽使契丹王怒其不拜留延徽
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於契丹王曰
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王召與
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郭
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
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
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
契丹王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
克用曰非不戀英王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
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

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塘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王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塘爲大晉皇帝敬塘即皇帝位割幽蓟瀛涿朔蔚等十六州以爲契丹仍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王又滅晉永康王元欲立自得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元欲而自立述律[illegible]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服南侵至郭威篡漢稱周嗣王榮自滄州治水

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王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以周王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薊及爲契丹將耶律休哥等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業死之太宗以業既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王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

宋瀛州部署劉廷讓戰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出敵乃伏步卒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眞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爲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頼寇準請眞宗幸澶州親征乃許講和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吊之使郡國信司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欲乘釁取瓦橋關

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報聘乃復通好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設曰以數里地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

西夏州

夏本勃勃建都地遂以名州唐隸之朔方德宗時割銀綏二州更置節度至僖宗有拓跋思恭者党項羌也爲宥州刺史因進據之時黃巢陷長安車駕幸蜀鄭畋傳檄諸道合兵討賊思恭糾夷夏討賊進屯武功僖宗還都賜姓李氏歿傳弟思諫唐末爲楊崇本所攻告急于梁全忠遣劉知俊救之遂附於梁歿傳弟彝昌於朱温之四年爲亂軍所殺其叔仁福傳於彝殷彝興宋太祖乾德四年封夏王數傳至繼捧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亡去繼遷托言出葬乳毋糾合戎人據夏州

之地斤澤遣田仁朗討之部署已定被詔徵還繼遷遂得[illegible][illegible]去後又遣繼捧往招之不從降契丹踰年詭言請降[illegible]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至真宗欲撫之以德并以夏綏宥靜與之保吉得地益驕四年陷清遠軍五年陷靈州六年陷西凉爲潘羅支所敗中流矢死子德明來告哀鎮戎軍曹瑋請乘其國危子弱討而擒之不報越三年奉誓表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仁宗六年遣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然終其身不復擾邊及元昊嗣位其臣宋輙戒之曰宋恩不可忘也元昊曰英雄自當霸王耳及德明死元昊代二年

反攻環慶四年攻唃厮囉破其青唐宗哥諸城五年侵回鶻瓜沙肅州悉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靈鹽會勝甘涼諸州洪定威龍諸堡地方萬里分境內爲三十三州河南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鹽南威會河西州九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熈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積石依賀蘭山爲固置十二監軍六年稱帝于夏州八年攻延州殺總管劉平執石元孫以歸九年攻渭州任福王珪等死之八月取豐州九年攻鎮戎軍殺總管葛懷敏十年上書請和更名曩霄稱子而不稱臣詔許之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後銀綺絹茶並至二十五萬

五千騎年契丹党項諸部附之契丹因伐夏爲元昊所敗遂與之平與宋弁册之爲夏國王十四年納其子甯令哥之婦爲令哥所刺中傷而死其將訛龐殺令哥立諒祚諒祚方期歲三大將分治國事時議欲以節鉞加其三大將使分其國程琳不可而止言者謂其失機會云後二年三年皆爲契丹所伐獲諒之毋于賀蘭以歸十六年攻環慶爲宋將所敗十七年宋人取綏州因誘殺其知軍楊定是年死子秉常來告哀仍以夏國王册之二年攻秦州請納安遠寨門二砦以爲綏州不得四年復攻環慶五年宋人城其囉兀乃攻撫寧以報之十

二年宋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取昊州先復蘭州及米脂城清遠軍至靈州不克而還十三年宋城永樂尋攻陷之十四年攻宋蘭州求平不得十五年復攻蘭州十六年卒宋冊其子乾順爲王四年歸永樂之俘宋以米脂四砦畀之八年攻鄜延九年宋城平夏築城于要害處凡五十餘所十年攻平夏大敗於宋至是始不振矣十五年攻涇原又攻鄜延十六年與宋平二十四年宋敗之古骨龍又攻其臧底河夏遂大掠蕭關二十五年宋屠其多泉城夏亦屠其靖夏城二十七年敗宋兵於統安城殺其將劉法三十二年與金通三十三年稱藩于

金金割下寨以壯陰山以南地與之三十五年取宋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又取宋西安州及懷德軍高宗時乘宋衰用敵國禮至四十四年乾順死子仁孝立軍政益衰國內多亂有任得敬者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篡立誣殺近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不得已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龎嶺地與之使自爲國且上表于金主爲之求封金主以問宰相皆以爲事繫本國我何與焉金主曰彼逼賊臣非本意也遂不許尋爲仁孝所殺立學校於國設小學於禁中據國五十五年自是益衰死子純佑代十二年其族弟

李安全廢之而自立初年即爲蒙古所攻三年蒙古入靈州安全請降獻女爲好怨金不救侵其葭州兵敗乃還又二年殂族子遵頊立三年取金涇州九年約宋攻金十年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十一年取定西西寧十八年蒙古復攻夏遵頊傳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三年蒙古取甘肅西凉十一月取靈州四年復來攻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殂弟子晛嗣又一年蒙古執晛以歸夏亡十一傳二百七十三年

劉氏鴻書卷　終

第十八卷

世系部九

臣紀文武名臣一

卷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臣紀部九

文武名臣

魯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武王之弟元聖多才能佐武王定天下及武王有疾公告於太王王季文王請願以身代武王死既得吉卜武王疾瘳及武王崩成王幼公攝政代成王當國負扆以朝諸侯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誅管蔡避居東都三年不歸乃作鴟梟之詩以貽王王不悟是歲秋天大雷雨疾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啟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大雨反風禾盡起公既歸乃制禮作樂作豳風之詩以敘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作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乃成王
長周公北面居臣位承武王之志營成周於洛邑將告
歸成王留之治洛遷殷頑民於洛作多士多方之書以
告殷民作立政周官之書以告成王治洛凡七年成王
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國今山東兖州是侯爵及伯
禽就國公戒之曰慎毋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公又相天下嘗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哺以下天下之士吾聞德行恭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
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

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汝惟守此六者之謙德而已公將沒遺命曰必葬我於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及卒成王乃讓公葬於畢以明已不敢臣周公焉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

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熊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望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爲師西伯脫羑里歸望左右之德孚政平虞芮質成於是伐崇密須犬夷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崩

武王即位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

天下更始大都師尚父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道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

管仲

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

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濵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稱春秋第一流人焉

孫武子

武子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范蠡

蠡字少伯楚之三戶人事越王勾踐旣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覇而范蠡稱上將

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要約父子耕畜發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之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

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至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然以廉直聞於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害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

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
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
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
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
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
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
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入曰前言某
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
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
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

不聽耳柰何出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諭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良

良字子房韓人其大父開地父平五世相韓方秦滅韓良年少未宦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秦皇帝東見倉海君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

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期日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居下邳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曰沛公殆天授及項梁立楚懷王良說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沛公

從雒陽南山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乃令韓王成留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苦爭之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

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固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項王遂得漢中地良送至褒中遣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

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殺之彭
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還定三秦東擊楚至彭城敗
而還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
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何說九江王布而使
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
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時時畫策從漢
王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其未行張良從外

來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漢王聞良籌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使授齊王信印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語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留侯卽道引不食穀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皆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能令太子固請宜來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卑辭厚禮迎到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曰東園公甪

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會高帝崩呂后

德留侯乃彊食之後八年卒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霍光

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

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鬚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皆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郎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

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
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
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
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
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
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
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
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

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卽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馬援

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

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衞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可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爲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爲置長史繕

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二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史援復將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寇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

下伏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援爲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爲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

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
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
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候者見
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
拜牀下援不荅松帝貴壻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
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
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
匡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

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先是援在交阯常茹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吊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

書白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即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單侮之勃愈自親援及援遇讒亦唯勃能終白焉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

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愛故以客卿目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李膺

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羌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

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
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讓訴於帝有詔詰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衞成公歸於
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
從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
旬私懼稽留為愆不意反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
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
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
門帝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

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於是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

莫不畏其威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汎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肯平署帝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既免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諝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稱號而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等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向張邈等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頋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輙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

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鈎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鈎黨對曰鈎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時鄉人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藉苟

晃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自剪

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罹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

諸葛亮

亮字孔明瑯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與頴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

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為臥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凡三往請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成漢室可
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
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備性好結毦適有以髦牛尾予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
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耶備乃投毦而
起會曹操南征表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
不知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
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
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之後、安能抗此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為軍師署左

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成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厠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墻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項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襃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放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爲萬人守城司馬懿

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勑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

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
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蜀
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
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
初越嶲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
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
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
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
臨祭為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

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虚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曹眞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所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二十餘日曹眞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

權稱尊號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

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

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便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爲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

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卒儀祕不發喪令費禕往揣
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
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大事邪
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
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
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
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
曲在延莫為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
之平初為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疑其伏兵不敢

往徧於是徐收合營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關羽

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為平原相以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

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旣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

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羽聞之心必不
悅先主曰吾自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
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
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
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
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
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
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
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是歲羽

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氾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

巴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劉氏鴻書卷十八終